

书间 Book Review

一名野生动物专家的自我修养



《最后的熊猫》

[美]乔治·夏勒 著
张定琦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

乔治·夏勒 (George B. Schaller) 曾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。

1980年,夏勒以特聘专家身份,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与中国政府合作的“熊猫项目”。1980年5月15日,夏勒“第一次踏入大熊猫居住的森林”,成为自1939年以来,第一个接触野生大熊猫的西方人。自那以后,夏

勒在四川山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熊猫研究。

夏勒声名鹊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。专注于野外考察研究工作的夏勒,在对中非大猩猩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,推出了《山地大猩猩:生态和行为》一书。姑且不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,其推出后的最大意义在于,直接将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又拉了回来。自那以后,在夏勒的积极努力下,促成多国建立了五个野生动物保护区,其中就包括于1985年建立的中国羌塘自然保护区。

在中国,夏勒除了研究大熊猫,还关注过“藏羚羊、西藏盘羊、岩羊、藏原羚、野牦牛、白唇鹿、野骆驼、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”,除了这本《最后的熊猫》,他还推出过《西藏生灵》《好鼠兔》等作品。几乎每部作品的推出,不仅在学术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,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,如同山地大猩猩一样,一些濒危物种得到各界关注,大多采取了保护措施。

作为长期在世界各地从事田野生物研究的学者,夏勒在《与兽同在: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》中曾由衷感慨,“自然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,不是科学问题。然而,人们习惯上总希望生物学家去解决这些问题”。

显而易见的是,科学家如果能够解决政治问题,那政治家又该做什么呢?事实上,在研究的同时,夏勒不得不腾出大量精力扮演“教育者、外交人员、筹资者、政治家、人类学者……”

夏勒的研究无一凭借的不是

铁脚板,他对资料的采集严格得近乎苛刻。他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不是源自人类主观角度,而是动物的自然生存法则。在他看来,这种自然不是简单地“放虎归山”,而是人类对动物的免打扰,其前提是,确保动物的生存空间。

夏勒来到熊猫栖息地之时,正是大熊猫遭受竹子开花面临灭绝的危急时刻。1984年,有一首《熊猫咪咪》的歌曲曾唱响大江南北,许多国人由此得知,因为竹子大面积开花,国宝大熊猫正遭受灭顶之灾。不过,夏勒认为,“有很多人和很多机构真心把熊猫的利益列为优先,他们的好意毋庸置疑。如果熊猫能留在竹林里继续过它默默无闻的生活,不要应付外界的宣传,也不受宣传挑动的贪婪滋扰,或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熊猫失去自由,竹子死亡也不会成为毫无必要地大举捕捉熊猫、成立收容站的借口”。

在夏勒看来,大熊猫当年身处的危境,恰恰是人类过度远足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,导致熊猫生存环境的逼仄。某种意义上,站在熊猫乃至更多野生动物立场,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天敌。事实上,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危害不仅仅表现在“直面交锋”,还包括对大气、土壤等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。很多人可能认为,近年来各地的快速发展导致雾霾现象越发常见。让我们读读夏勒当年的记录吧,“成都现在是一个四面发展、饱受污染的城市,笼罩在永远灰沉沉的天空下,当地人说,现在狗看见太阳,都会吃惊地狂吠”。

我们不能武断地说,如果没有夏勒,大熊猫可能已经灭绝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,夏勒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作用卓著,尤其是他给中国同事带来了更先进的动物保护理念,并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加强了大熊猫的保护工作。在夏勒首次来到大熊猫栖息地后的三十多年,有调查显示:“目前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加到了1864只”。而从“1983年至2013年,全国共抢救病饿大熊猫324只,救治成活238只,经治疗康复后放回野外136只,其余不适宜放归的统一收容饲养”。

当然,并非所有的情况都这么乐观,国家林业局一份报告就曾指出,“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水电站一共是319个,道路总里程1339公里,高压线路268.7公里,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程度,一共形成了33个种群,这样就对大熊猫的发展、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”。

确实,大熊猫栖息环境的保护工作仍很严峻,不能松懈。但至少我们看到,三十多年来大熊猫数量得到明显提升,更主要的是,我们现在可以毫不避讳地正视大熊猫生存的负面清单。

我们也可以断定,虽然夏勒当年遇到学术研究之外的诸多困惑并未完全消除,但中国越来越多的专家以研究熊猫为己任,比如有着“熊猫教父”之称的胡锦矗教授,在《最后的熊猫》一书中,他作为审校者出现。

禾刀

如果您喜欢写书评, 欢迎投稿, 一经录用, 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: xingqiqishuping@126.com

新书推荐 New Books

《歪笑小说》



2015年7月
南海出版公司
[日]东野圭吾 著

这是东野圭吾继《怪笑小说》《毒笑小说》《黑笑小说》后“笑”系列小说的第四部,值得期待。

《丝绸之路新史》



2015年7月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
[美]芮乐伟·韩森 著

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“笔直而通畅”,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,以及关于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

《玛丽莲·梦露:我的故事》



2015年7月
浦睿文化·湖南美术出版社
[美]玛丽莲·梦露

“男人愿意花大钱买我一个吻,却没人愿意花五十美分了解我的灵魂。”玛丽莲·梦露唯一亲笔自传,中文简体版首次出版。

《素食,跑步,修行》



2015年6月
南京出版社
弗里斯科特·尤雷克·史蒂夫

当要“我、时间、脚下的路”存在,真我,就呼之欲出。

悦读 Happy Reading

听听伦敦书店的故事



《伦敦的书店》

杨小洲 著
海豚出版社 2015年4月

“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伦敦,不妨逛一逛伦敦的书店。我认为伦敦是全世界看书、买书的最佳城市之一……”这话是梁文道在“开卷八分钟”里说的。

每座城市,大抵都有些自己的特色。

说到伦敦,或许可称“爱书人

的天堂”。爱书人心意相通,我琢磨杨小洲先生大概也是这般心思,所以他奔着伦敦专程去淘书。途中还有点花絮,因为他短期来往频繁,海关疑心他要么走私,要么携带可疑物品,连缉毒犬都出动了,着实让人忍俊不禁。

这段趣事记载于杨小洲写的《伦敦的书店》。

精致优雅的32开小书,书顶刷金,电雕版烫哑金,深红色PVC仿皮封面,真是令人一见倾心。正文为杨小洲伦敦淘书纪行及书店印象。原本只是札记,信手写就,如话家常,不乏亲切有趣,俞晓群先生阅后颇欢喜,于是怂恿杨小洲出版成书。

读俞晓群序,说“杨小洲任性”,真是任性啊!

杨小洲此行是有任务的:一是研究莎士比亚版本;二是搞清楚《伟大的奥玛》的版本情况。首站当然选定收藏这两者的亨利·萨瑟伦书店,双方就有关问题热情洽谈、宾主皆欢,一切本来刚刚好,忽然就发生了“一场人与书的艳遇”,杨小洲对珍品书《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》一见钟情,惜囊中羞涩,遗憾回国后寤寐牵挂,终究忍不住马上返回伦敦。

这便是爱书人欲得书而后快的秉性,突然涌上来的买书冲动,我们都懂。

当然,杨小洲比一般读者更多了洞察感知的能力。西方书话权威巴斯贝恩在其经典作品《文雅的疯狂》里曾谈及淘书的各种信条:精品、珍稀、内在美……杨小洲深谙这些信条,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素质。莎士比亚版本如此之多,听杨小洲如何鉴别、选择,于我们是一种见识的增长,这种眼光和判断力是淘书者必备的技能之一。巴斯贝恩还曾论及高明的藏书家都是善于编织故事的人。《伟大的奥玛》就是杨小洲此前旅欧期间偶然发现的。随同泰坦尼克沉没于大西洋底、镶嵌了上千颗珠宝、代表了书籍装帧工艺最高成就的这部最特别的《鲁拜集》,经过杨小洲的重新发掘,这些收集起来的历史遗存,成为将千丝万缕连接起来的点,使得那些过往的故事重新鲜活生动。

杨小洲以闲漫的姿态,穿梭于伦敦及其周围城镇的大街小巷,时不时跨进一家明亮敞阔的新书店,或者是古旧幽静的旧书铺。

查令十字街当然不可不去。读书人有谁不知道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?它见证了一段跨越时间、跨越距离的书信情缘,见证了一生穷苦又爱书如命的女作家海莲·汉芙的人生轨迹。谁说如今这世上已无“情怀”可言?想起这样的故事,便觉得美好、温暖。虽不能至,心向

往之。

本书配有幅精美照片。我最喜欢贾迪斯书店,木质的、依稀泛着时光的书梯,想起钟芳玲在《书天堂》里的描述,一把书梯可以测量灵魂的深度;环绕四面墙壁的立顶书柜、房子中间一张略凌乱的长条桌,垂挂着的线条简洁的灯具,则令我油然忆起那一句:“是谁传下这行业,黄昏里亮起一盏灯?”真是很想同杨小洲一起,伸手按下门铃,在“哒”的一声轻响后,安静地走进,在满室的书籍的围绕中放眼浏览,如此或可将世事纷扰且抛一边,但请享用“理想的下午”,岂不快哉?

书店常给人闲适、惬意之感,其实并不尽然。

书店经常是捍卫自由权利的阵地,它们向来是时代思想交汇的场合,在引导公众话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

没有西尔维娅·比奇和莎士比亚书店,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的出版或许遥遥无期;没有费林盖蒂和城市之光书店,金斯堡还能不能脱光光全身朗诵《嚎叫》?而伦敦的GAY'S书店,在屡遭洗劫和莫名攻击中的长期坚守,可见其超越世俗与偏见的现实意义。这亦是书店存在于世的价值,静下心来,听听它们的故事。

林颐